



# 千陇,如何做中国奶山羊产业的领头羊?

■ 本报记者 孙海涛

高高的山上,唉嘿一群羊,  
哎呢哟个,朵朵白云罩头上,  
哎伊耶,身穿绿裤花布袄,  
世上俊郎千千万,  
哪个是奴哟,意中郎?  
.....

这是六盘山南部陇山脚下广为流传的一曲陇州小调,名为《高高山上一群羊》,据说在千陇之地还戴着贫困县“穷帽子”时,每当羊倌站在高岗上唱起这首小调时,除了眉飞色舞,眼神里还透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。

羊,曾是这片土地农牧的缩影,新时代的今天,千陇之地也在思考着一条幸福之路——农民口袋如何“鼓”?乡村振兴如何“振”、怎么“兴”?县域经济如何“壮”、怎样“大”?巧合的是,在一声声“咩——”中,千陇找到了发展的答案方向。

健康优质的奶源对地理环境非常挑剔,只有阳光充足、气候温和、雨水充沛、草木生长茂盛的地方,才适宜牛羊生长,自然才能提供好的奶源。世界公认南北半球各有一条黄金奶源带,因乳业闻名遐迩的新西兰、荷兰等国家分处其中,肥沃的土壤、温和的气候、丰沛的雨水成就了营养丰富的天然牧场,成为鲜奶品质决定性因素。而千水之阳、陇山东坡同样在这条神奇的“黄金奶源带”上。

千陇两地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:气候相似,寒暑分明、四季交替;地形相似,两县区域内高山、谷地、川塬纵横,百草丰茂;经济大盘相似,两县生产总值均在百亿元;三产比例相似,就连贫困县“摘帽”时间也同在2019年春。

如此高的相似度,更在奶山羊产业发展领域显得尤为突出。数易寒暑间,两县奶山羊存栏量已经突破70万只,和氏、飞鹤小羊妙可等乳企熠熠生辉,正大集团奶山羊产业落户千阳.....业界已经发出“世界羊乳看中国,中国羊乳看陕西,陕西羊乳看千陇”的感叹。

感叹之余,千陇有了更多的底气,但放眼未来,其更需直面新的挑战——一方面,陕西培育千亿级奶山羊全产业链战略正在全面推进,千陇如何抢抓机遇乘势而上?另一方面,乳制品产业链是省市两级确立的重点产业链之一,我市提出,到2025年,奶山羊存栏量稳定在100万只,乳制品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,建成全国莎能奶山羊良种供应基地、全国奶山羊标准化规模养殖示范区、全省乳制品产业基地。

“标靶已经立起来,就看千陇能不能射中靶心了!”这是业界对千陇的期望。如今,记者行走在千陇大地,欢快的“咩——”声生机勃勃,产业链发展蒸蒸日上,如同一杯香醇的羊奶,香甜而暖意十足。



大赛中脱颖而出的莎能奶山羊



专家介绍正大集团智能化羊舍



高科技设备融入奶山羊产业链中



和氏乳业获评“世界羊奶加工样板工厂”

## 念羊经——一个永不言弃的梦想

双脚踏得贵地方呀,  
两面厦房檐对檐呀,  
房上使的琉璃瓦,  
槽上拴的骡和马,  
远看好像凌霄殿,  
近看是咱农庄寨。

——《道谢歌》

这是陇州小调《道谢歌》,这首儿歌在感谢谁?

陇县城关镇黄家崖村,一个凭借奶山羊养殖富裕起来的村庄,提起他们最感谢的人,村民们会望向后山一处无名小山。

这片小山槐林瑟瑟,青草萋萋,可以俯瞰全村,1992年初夏时节,全国著名奶山羊专家,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奶山羊事业的原西北农业大学刘荫武教授,最终积劳成疾与世长辞,长眠于此。

黄家崖村党总支书记王小军,依然对30多年前刘荫武教授的那场葬礼记忆深刻。

“一阵雷子炮炸响,全村男女老幼一个不落长龙一样裹向山腰。”王小军说,“坟包前,整整齐齐摆着村民供上的蒸馍、鸡蛋……”

为啥山里人这样崇敬这位教授?因为在千陇百姓心中,这名“羊教授”是教会这里“念羊经”的大恩人。说起刘荫武教授与千陇

奶山羊的不解之缘,很多当地人都知道这样一件事:1973年9月初的一天,秋雨连绵,地处千阳县北部深山的水寺沟牧场,几名市县干部陪同刘荫武专程赶来这里“找羊”。他们在牧场同志带领下,来到一个茅草苫顶、泥泞满地的羊圈,看到一群活蹦乱跳的奶山羊。刘教授呆呆地站在那里,默默地看着这群羊,良久,他忽然蹲下身子,紧紧抱住一只羊的脖子,久久不松开。这时人们看到,刘教授已经泪流满面,激动难抑。吃饭时请刘教授,他不去吃,就要守在羊圈里;当天下午领导返回县城时,刘教授仍然守在羊圈不愿走,当晚只好安排他住在水寺沟牧场的职工宿舍里。

这些羊,就是千陇奶山羊产业最初的“根苗”。

“看看村里的光景,这就是‘念羊经’带来的好处。”王小军告诉记者,村里原来也有放羊的传统,但那时候不过是房前屋后放养一些本地羊只,品种不优,不但产奶量很低,而且羊乳品质也不高。如今随着奶山羊良种水平的提升,村里高产奶山羊存栏量已经达到3200多只,饲喂50只奶山羊以上的规模化养羊户已经达到了36户,不少村民因为“念羊经”盖起了新房,买回了汽车,奶山羊已经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。

黄家崖村的变化实际只是当地奶山羊产业蓬勃发展的一

个缩影,如果将目光从这个村投向千陇两县,如今“念羊经”所带来的巨大动能,正在强势助推两县经济发展。

“根苗”正在时间的滋养中不断开枝散叶,让我们来看一组两县“念羊经”的数字:

2014年,陇县的奶山羊存栏量不过5万只,而在2018年已经快速发展到20.5万只,在2022年末更是创纪录地达到了52万只;

截至目前,千阳县已经建成千只奶山羊良种扩繁场15个,200只以上规模养殖场280个,奶山羊存栏达22.9万只,鉴定登记良种莎能奶山羊8.8万只,羊奶年产量达9.6万吨,全产业链产值达23亿元;

2022年,以千陇两县为代表区域的全市生鲜乳产量超过52万吨,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6.11%,乳制品全产业链产值突破百亿。

如果说刘荫武教授等先驱者带给千陇的只是“高高山上一群羊”,那么新时代的今天,这群羊衍生出的链条正在从养殖环节不断向两侧扩展。从饲草种植到种羊繁育,再到乳制品深加工、销售.....一个个环节都在孕育出新的“前景”和“钱景”。

一曲陇州小调《道谢歌》,感谢的是刘荫武这样的奶山羊先驱者,感谢的是充满希望的新时代,感谢的是扶持奶山羊长足发展的好政

策。长达数十年的寒暑中,无数人为之奋斗、为之努力,让农民增收致富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梦想,伴着羊群爬上了千陇之巅。

## 新羊倌——一个脱胎换骨的职业

哗啦啦钥匙响呀,  
打开牛皮箱呀,  
取一张粉红纸呀,  
铰一个新窗花呀,  
铰上老鼠拉西瓜,  
铰上竹叶闹梅花,  
铰上高崖山丹丹花,  
铰上彩蝶满山飞呀!

——《铰窗花》

每到年节喜事,千陇人喜欢铰出各式各样的窗花,似乎铰出的蝴蝶等花样,在来年就会破茧成蝶变成活生生的现实。

也许很多人想不到,“羊倌”这个“穷”职业,在如今如同铰窗花一般,从“纸样”脱胎换骨心想事成。王会军,43岁,在陇县城关镇北关村当了半辈子羊倌,最大的感触就是“羊倌现在也是受人尊重的职业”。

就在5年前,王会军还是一个“满山跑”的羊倌。那时候他披着星光出门,迎着月亮回家,是村里的山羊散养户,每天起早贪黑,一年算算账,也不过收入8000多元。(下转第三版)